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一

震澤沈　鎬

小雅

君子樂胥

傳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正義申毛謂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申鄭謂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

爲名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鍋棻說文㥠知也從心胥聲徐鍇曰有才智也諝知也從言胥聲徐鍇引周禮注有才智之稱也文選初去郡詩注引莊子司馬注胥多智也後漢班彪傳下注胥有才智之名也一切經音義十二㥠古文胥同周禮大行人注胥讀爲諝蓋胥㥠諝音義同也今釋文義當從傳說蓋謂君子之樂與天下共之而爲天下所皆樂也爾雅釋詁胥皆也傳須有駁于胥樂今箋胥皆也韓奕侯氏燕胥句法更與此類箋亦云胥皆也此亦不必易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王者位至尊天所予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爲天所福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鎬案桑扈四章皆是陳古刺今首章受天之祜次章萬邦之屏卒章萬福來求均係贊美盛王之詞則三章亦宜與前後一律箋說非也戢難二字傳並未說民正義所云恐非毛旨畏難而順語意尤覺未安爾雅戢聚也是不縱肆意釋名

釋言語難憚也是不輕易意爾雅釋詁那多也釋文那本或作㑚廣雅釋詁㑚多也詩蓋謂王者之德雖爲憲于百辟而其心豈不斂攝而無或縱肆乎豈不忌憚而無或輕易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朱氏集傳曰戢斂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不獨爲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爲爲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愼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此均足申明毛義

景行行止

傳景大也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旣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鎬案爾雅釋詁景大也釋宫行道也左傳襄九年斬行栗釋文行道也鄭東門之墠傳栗行上栗也疏行謂道也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孟子夫道若大路然此經上句以高山喻德之高此句宜以景行喻道之大景行作大路解方與行止意緊貫釋文景行下孟反正義云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恐均非毛旨范氏補傳曰景言大也李氏集解曰景大也大行之可行亦猶高山之可仰也朱氏集傳曰景行大

道也淮南說山引此詩高注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均依毛義是也史記行止作嚮止嚮與行音義近

賓之初筵篇

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正義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醻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醻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

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之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下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殽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

維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蒸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孫毓云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舉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鎬案射禮有三一爲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一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一爲燕射謂燕息而與

之射此篇次章烝衎烈祖錫爾純嘏明言祭事其爲大射也可知王肅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然次章云樂既和奏既者已事之辭也猶謂非實祭乎毛於首章云有燕射之禮次章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而於烝衎烈祖句無傳則經文不幾虛設乎正義中之謂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德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此猶是王肅之說耳崔靈恩集注曰一章爲大

射二章爲燕射呂記引董氏云呂東萊王介甫皆主其說夫崔以首章爲大射是矣若二章果爲燕射經何以云烝衎烈祖也嚴華谷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次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然經典無既祭既燕而射之文范逸齋詩補傳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則此爲大射明矣斯言實足靖諸說之紛胡氏後箋曰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之燕射周旋傳說直於息燕之射外添出燕射之名何其謬也後漢書孔融傳注韓詩曰衞武公飲酒悔過也此更與序意不合

左右秩秩

傳秩秩然肅敬也箋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正義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鏑案書典禮曰秩宗有禮曰天秩秩秩者言禮之有序也爾雅釋訓秩秩智也蓋惟智能明禮而將之以敬故折旋揖讓循禮之序而無失也傳箋義可通

有壬有林

傳壬大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

歡心正義中毛謂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有祭祀之大禮時則有孝子之人君可以嘗於神明中鄭謂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鎬案廣雅釋言王任也史記律書王之爲言任也爾雅釋詁任壬猶任也蓋王與任音義同也林爲國君則王爲卿大夫文義較洽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傳嘏大也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正義嘏言既與

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嘏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鎬棻爾雅釋詁純大也左氏隱元年傳疏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殷張注純大也禮記禮運修其祝嘏注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祝嘏辭說疏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曾子問注假讀爲嘏疏古易之嘏是福慶之辭郊特牲注主人受祭福曰嘏此經錫爾純嘏蓋謂尸與主人以大福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嘏詞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故經云子孫

其湛也傳以嘏爲大與箋意同故正義以大大之福申之不如箋義之優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于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𣪠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鍋案上文云烝衎烈祖此章自指大射後祭祀而

言箋說爲長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酬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許氏謙曰釋文斞音拘挹取酒也劉氏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尊也諸說均依箋義是也惟特牲加爵止有賓長此并及室人者正義云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是也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先言各奏爾能後言室人入又者正義云此因子孫其湛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

在其後不以酬獻之先後爲次也是也范氏處義曰各奏爾能皆奏祭畢能其事也仇耦也室人主人也朔則爲君臣燕則爲賓主臣既以手舉爵與君爲耦主人入而又酌以醻賓蓋用賓主之禮忘君臣之分也此謂祭畢而燕與箋義未合也說文斛挹也玉篇酌也箋云仇讀曰斛蓋仇斛音近義同也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正義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

而存在乎意故曰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
節故云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
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
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
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
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舉
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
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竊案箋意此二句
根上入又說謂由加爵以至無算爵下章初筵乃言祭
斝而與族人燕之事爾雅釋器康瓠謂之甈李注康空

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四穀不升謂之康注康空也疏康是虛荒之名與箋意同許氏謙曰明堂位注疏崇高也康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梁氏益曰明堂位崇坫康圭鄭氏注云崇高也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范氏處義曰君臣既飲康爵各獻其時物所謂各奏爾時也與箋義未合按之禮文亦未符皆非也

式勿從謂

箋式讀曰慝勿猶無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

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

正義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謂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鎬案爾雅釋言周書成開式皇敬哉注國語齊語式權以相應注均云式用也肅意蓋謂彼醉者不自知其不臧不醉者反引以爲恥然用其醉時勿得從而謂之無俾醉者因謂之而愈肆號呶至於大怠也正義申鄭謂上文未有醉惡之事不知彼醉不臧非言醉惡乎呂氏詩記引邱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

酒之法無使過醉怠慢無禮此說意太迂遠朱氏集傳曰安得從而謂之使勿至於太怠乎此意適與蕭相反并式勿二字落空矣戴氏詩考正曰勿有沒音沒勉聲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之甚慢此亦與蕭意相反皆非也范氏處義曰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斯說得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傳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

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申毛謂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羹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滑菫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申鄭謂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

乃用鉶羹也鎬案傳意以菽專芼太牢箋意以菽芼牛羊豕三牲然禮文明言牛藿羊苦豕薇則箋義非矣箋於三章標明此興也首次章皆不以爲興亦非傳旨也正義云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三字夫既云三牲則自然牛羊豕矣於義無異也箋中采其葉以爲藿段懋堂云藿當作芼胡氏後箋是之不知藿者菽葉之名故禮云牛藿同於羊苦豕薇之文謂必采以爲藿至饗客時乃用以芼牛汁也若藿作芼下何以復云芼以藿邪後箋云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三字亦疑有誤當是三牲下無羊豕芼三字箋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

爲芼三牲牛以藿此牘改箋文强合傳義非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潔清也周禮芹菹雁醢正義申毛云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申鄭云上章菽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

鎬案毛於首章標明興也此章自是一例鄭不以首二章爲興非傳旨也肅說於詩義未合正義非之是矣然正義謂以此興王家之府藏富有使人取其財貨爲車服以賜諸侯於下文語意亦竝未浹洽謂禹貢江漢朝宗于海以水之趨海喻諸侯之朝王此亦當以泉之正出興君子之出本國而來朝泉有芹興君子之有鸞旗芹可采興鸞旗之文采可挹通章語意方一綫李氏樗曰鄭氏謂采芹以待君子不如蘇氏之說言咸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來朝之君子吾將觀其旗李氏公凱曰於檻前涌出之地則可采其芹矣於君子來朝之時則

可以觀其旗矣何氏楷曰以檻泉自下上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亦有儀從可觀諸說較王孔爲優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傳紼繂也纚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釋文紼音弗爾雅云紼繂也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正義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綏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綏繫也舟止繫

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繩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篇案此篇序意謂幽王不能錫命諸侯以禮傳訓明王能維持諸侯以傳合序適相反正義所謂序皆反經爲義也箋添出諸侯治民一層非經意也說文紼亂系也从系弗聲系細絲也象束絲之形徐鍇曰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系五忽也是紼乃以細絲爲之段注以系爲采之譌恐非纚爾雅作縭釋言注縭者繫也釋器縭緌也注緌繫也蓋謂以紼纚舟所以維之使止也劉氏釋名釋船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

也起舟使動行也蓋筰從作是指由止而行言之纚從麗取附麗之義是指由行而止言之同是以紼牽舟而義稍別此主緊舟使止意則毛義較韓爲優

亦是戾矣

傳戾至也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謂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申鄭謂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鎬案箋義迂遠正義申毛亦未允洽此章首二句以楊舟喻君子以紼纚喻福祿膍楊舟以紼纚而止君子以福祿膍而來蓋惟福

祿膍之俾得優哉游哉則君子亦於是而至矣蘇氏轍曰今幽王安於逸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然全篇皆是美古以刺今不應末二句忽單說刺王范氏處義曰凡所以優游享其逸樂者亦是福祿膍厚而至此也然玩此句語意與上章亦是緊從句一例戾字指諸侯之至爲恰李氏樗曰厚與之福祿使之優游室家則諸侯孰不至乎斯說得之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云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

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
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正義申毛謂此
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
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
句爲異鎬案正義申毛義未甫截箋說爲長廣雅釋詁
遺隨也是貶降意與箋先人後己意符不必改遺爲隨
禮記月令注日月會於降婁疏婁斂也史記律書婁者
呼畱物且內之也內之亦是斂意

上帝甚蹈

傳蹈動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

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正義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鎬案說文蹈踐也从足舀聲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从心卓聲二字同聲而義不相假箋既改字義亦不如傳之直截朱氏集傳曰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范氏補傳曰不敢斥王故託言上帝也蹈動也李氏集解曰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者此章當如歐陽公之說鄭氏以爲蹈讀曰悼上帝者怨之也然以上帝爲一意言幽王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悼病歐氏以爲蹈動也言今天驚動我使我無

自暱近之夫以甚蹈爲驚動我則以一句爲一意然歐
氏之說又不如陳少南之說言上帝驚動之矣我無自
親近之夫朱氏以蹈爲神雖本國策然不得據以改經
文范氏歐陽氏以上帝爲天以下文暱爲近王二句意
不貫陳氏之說尤屬費解諸說皆非也一切經音義蹈
作陶陶變也韓詩外傳蹈作慆慆疑也疑亦變動無常
意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傳靖治極至也箋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
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

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釋文俾必爾反本作畀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鎬案毛意以上二句言王心變動無常無自近王以取戾如王果使予治事則後日予將至而朝王於痛疾之中寓冀望之意不失詩人敦厚之旨箋說得太盡并予極予適與卒章凶矜一例則俾予曷予文義不同者亦類視之矣釋文云俾本作畀畀是付託之辭與俾爲使同義

無自瘵焉

傳瘵病也箋瘵接也釋文瘵側界反鄭音際正義毛依釋詁文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

也鎬案說文瘵病劣也从疒祭聲徐鍇引郭璞曰江東呼病曰瘵此經上章言暱此章言瘵蓋謂無自暱以自病言有次而意亦相成也大雅瞻卬士民其瘵傳云瘵病箋申之曰士卒與民皆勞病與傳義同此亦不必易之

臺笠緇撮

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正義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

知臺笠不二矣鎬案正義是也毛意蓋謂以臺草爲笠所以禦暑所以禦雨非謂笠一物臺又一物也無羊傳笠所以禦暑則頌良耜傳笠所以禦暑雨也可見此傳云臺所以禦暑即以謂笠矣箋云以臺皮爲笠蓋以申傳耳

謂之尹吉

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釋文吉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一反正義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

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鏑案玩經文語意箋義為長吉姞同聲古通用鄭並未改字姚氏舜牧曰尹吉周之著姓大家凡國俗之趨向大抵都效大家之所為故詩人特稱之徐氏常吉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謂女有禮法朱氏集傳曰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集解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

皆是當時有禮法之家則女有君子之行者必謂之尹吉之女也范氏補傳曰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預曰尹氏周之世卿也宣公三年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詩以韓姞爲厲王之甥則姞氏周之舊姻也尹氏既爲世卿姞氏既爲舊姻皆望族也此章言士之冠有充耳雖加嚴飾而不越於禮爲可貴女亦有禮法人見之不問而知其爲尹氏姞氏之女也諸說均從箋義是也

垂帶而厲

傳厲帶之垂者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

以爲飾厲字當作裂釋文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正
義巾毛謂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巾
鄭謂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
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
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
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
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
爲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鎬案垂帶下
而曰厲則厲自是言垂帶之貌箋既破字義亦近迂左
氏桓二年傳鞶厲游纓注厲大帶之垂者方言厲謂之

帶廷帶之垂者爲厲與傳義同朱氏集傳曰厲垂帶之貌李氏集解曰厲帶之垂者言古者垂其帶之飾而厲然許氏名物鈔曰厲垂帶貌禮大帶垂三尺數說俱依毛義可見傳說之不易矣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正義毛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何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言

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鎬案箋於日字上添出月字未合經旨卽以豳七月例之亦止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無言五之日六之日者正義以傳五日一御爲指常時而言語意亦多周折李氏樗曰當是時所指五日而歸今六日而不見其歸是失其當時所期之日也正所謂期逝不至也李氏公凱曰昔君子之去也約五日爲歸期今六日而猶不見焉如之何而勿思朱氏集傳曰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然行役者斷無五日卽歸之理過五日而不

歸亦斷斷無即懷怨曠之理竊意五日爲一候婦人以其君子久於行役望其來歸時以一候爲計經文爲期乃是思其歸者爲之期過期而不至焉斯不免於怨曠耳所謂五日爲期者不知許多五日矣所謂六日不詹者不知許多六日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亦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正義王肅云白茅束白華

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鏑案說文菅茅也从艸官聲廣雅釋草菅茅也陳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釋文茅已漚爲菅此傳云已漚爲菅而茅無明文是以菅茅爲一物惟已漚爲菅未漚爲茅則菅茅亦自有別鄭菅忍茅脆之語申毛非易傳也序云得褒姒而黜申后傳義悉依序意毛當與鄭同蕭云恐非毛旨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步行猶可也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正義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爲菅之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竊案詩意

以白雲下露於可漚爲菅之茅喻天降妖於可以尊后之褒姒若以菅茅爲並受艱貴反喻申后之見黜是意在申后褒姒並幸於王非詩旨也故傳義不如箋義之優惟箋以天步艱難爲天行此艱難之妖語未的當朱氏集傳曰步行也猶言時運也詩蓋謂天降褒姒此時運之最艱難也何之子之不早圖耶

有兔斯首

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釋文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鎬案爾雅釋詁斯此也與釋文同李氏樗

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朱傳因之謂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是也箋破字說經非

漸漸之石篇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釋文將率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正義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帥東征役人久病於外刺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爲六句之總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

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卒東征役人久病于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鎬案玩詩詞意各章上四句俱言東征者之勞苦末二句接言東征如斯之勞苦故曰不皇朝不皇出不皇他也鄭以首次章首二句喻戎狄之不可伐次二句言荆舒所處之國道里遼闊不可卒服卒章首二句喻荆舒之勇悍捷敏次二句言荆舒之叛漸由于王輾轉支離詞意破碎歐陽氏修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

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幽遠為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耳就使戎狄為不可伐幽王捨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獨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為荆舒之國勞勞廣闊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為正至不皇出矣為不能正荆

舒令出使聘問於王尤臆說也冡涉波月離畢但將雨
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爲比與又汗漫而不切蓋漸漸
高石與悠悠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敘其所歷險阻
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
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冡
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
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朱
氏公遷曰一章則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
軍入險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霑
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范氏處義曰言

士卒從將帥東征所歷之路山石廉利高峻攀援陟降人馬俱病其山窮者川斷之其川盡者山閡之山川重複勞苦之極何有窮盡且憂將帥不得朝于京師不得出此險阻士卒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故見雨之候又憂將帥亦將陰雨不得及他也憂已而不忘將帥厚之至也詩三章皆賦也陳氏啓源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荆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此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並舉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艱跋涉

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諸說俱極正當足以申毛傳之旨足以正鄭箋之誤

卷之十一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二

震澤沈　鎬

大雅

陳錫哉周

傳哉載箋哉始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鎬案爾雅釋詁哉始也釋天唐虞曰載注載始也周頌載見載見辟王傳載始也此傳哉訓載亦以哉爲始箋云造始中傳非易傳正義以鄭爲異誤也左氏宣十年昭十五年傳皆引作陳錫載周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哉俱作載蓋哉載同
聲通用字書伊訓朕哉自亳孟子萬章哉作載亦以二
字通也周語韋注陳布也與箋數字意合李氏樗曰陳
錫哉周蓋言久錫于周也其言哉者語辭也天之久錫
周家故文王之子孫嫡爲天子庶爲諸侯其祚至百世
此說與傳箋異釋上下文語意俱是贊美文王不應此
句說天横亙文氣正義申毛謂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
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此以陳錫爲一事哉
周爲一事恐非毛旨不如箋義申傳之當

侯文王孫子

傳侯維也箋侯君也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正義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鎬案荀子仲尼厤侯順德注左氏襄二十二年傳愼爾侯度注侯維也太元守侯之素也注侯君也蓋侯訓君又訓維惟釋此經文義從箋爲長傳以爲維作語助辭則下文一句似成贅旒

思皇多士

傳思辭也皇天箋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謂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

士生之於我周王之國申鄭謂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矣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鎬案魯頌思樂泮水思在句首亦語辭不爲義傳說爲優王肅曰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爲生眾士於此周國此述毛而實非毛旨且說成皇思顛倒經文漢書王褒傳引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顏師古注思者語辭也皇美也朱氏集傳李氏集解因之范氏補傳曰周公言此多士能敬誠可思可美又欲其生於王國此以皇爲美復分思與皇爲兩項諸說均於毛義無當也

侯于周服

箋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正義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爲異鎬案楚辭離騷孰非善而可服注借誦戒六辭與嚮服注服服事也周禮職方氏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注服服事天子也毛於侯服俱無訓依上章訓侯爲維則服字當作服事天子解謂維于周服事天子也箋義此句已不如

毛義正義於下句申鄭云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文義牽彊更甚

宣昭義問

傳義善箋宣徧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正義申毛謂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鍇案書臯陶謨日宣三德傳宣布也禮記表記昭事上帝注昭明也爾雅釋詁儀善也禮記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制之禮儀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故書儀爲義國語周語示民軌儀儀禮大射儀注作示民軌義禮記學

記足以諛聞疏聞聲聞也檀弓問喪于夫子乎釋文問本作聞莊子庚桑楚因失吾問釋文問元嘉本作聞蓋義與儀問與聞古字俱通正義申毛之說是也箋義稍迂曲

明明在下

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鎬案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蓋周家受命本文王之明德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明德宜歸美文王方與經文序意合范氏處義日明明則文王所脩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

李氏樗曰此詩言天命文王以造周由於文王之有明德其德則上當天意矣二說均依傳義是也

曰嬪于京

傳嬪婦京大也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正義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竝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其中小別也竊案此詩作于周公之時明係追稱之辭京字自是謂京師正義謂孫毓京師之說爲不通誤也毛以京爲大意未明了箋以爲周地小別名則未實指京爲何地朱氏集傳曰京周京也李氏集解曰

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方是時周未有天下其言曰纘于京則詩人追稱且以爲是宜有天下是也范氏補傳曰天子之都曰京周公作詩之時王季文王皆已用追稱則以周爲京不足疑也諸說均與孫毓同足補傳箋未備之義

文定厥祥

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正義申毛謂卜而得吉行納吉之禮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鄭唯文一字爲異鎬案

正義混傳箋而一之誤也既云文德復云文王不似經文有兩文字乎箋於上文言求昏問名此云納幣禮文之次納幣即納吉鄭於儀禮士昏禮納吉用雁如納采禮注云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與此正同是也蘇氏轍曰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納幣以定之朱氏集傳曰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均從箋義自是經旨陳氏啓源曰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胡氏承珙曰毛以祥爲善者當是吉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

載相應言大姒有文德則其初徵應之祥於此益定二
說申明傳義不免牽扯不如箋義之確

雒子侯興

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
起爲諸侯言天去紂周師勝也竊案箋義較優王肅云
其眾雒叛殷我興起而滅殷是雒字作一義子侯興作
一義文義未洽正義云雒欲叛殷而歸我雒欲起我而
滅殷此覩王義較優然此篇各章重言天字此句興字
是興起爲天子乃由侯而王一大關鍵本天言之方與
序故天復命武王意合皇矣此雒與宅谷永傳作此雒

予宅左氏定十年傳朱其尾鬣以與之五行志作朱其尾鬣而予之予與二字通箋云予諸侯有德者蓋亦以予爲與也李氏樗曰予乃以諸侯之有德者興而滅商故曰上帝臨女其克商也必矣不可疑貳其心也范氏處義曰我周家以諸侯而興起蓋有天人之助朱氏集傳曰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三說各異均與箋義未合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臨視釋詁文閟宮云致天之

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文在臨女之上是戒武王使無疑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鎬案書泰誓云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古人臨事而懼不免懷疑詩人即本上天孚有德之意謂上帝已臨女矣無復懷疑于爾心爾亦爾武王正義申鄭之說是也禮記雜記上客臨注臨視也論語臨之以莊則敬皇疏臨謂以高視下也爾雅釋詁國語晉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注均云貳疑也此可以證箋義蘇氏轍曰牧野商郊也紂陳其眾以拒武王然其眾雖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

女無疑不克矣呂氏祖謙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朱氏集傳曰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齊語韋昭注言天臨護女無有疑心女謂武王也數說均依箋義范氏補傳曰上帝臨女天監視於上也無貳爾心人協助於下也此二句分開說於經文語意未洽春秋繁露曰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立功詩云上帝臨女無貳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周易輯解干寶曰聖人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懼不怠詩云上帝臨爾无

式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二說均非經文本旨也爾作汝女作爾無作无義同而字則異矣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肆疾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正義釋言云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

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期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
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
則與會甲子義異鍇案箋引泰誓甲子昧爽以證此經
義亦可據惟句敃篇末加箋說則文氣未完耳爾雅釋
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疾諷誦高誘注疾力也是肆
與疾同義皇矣是伐是肆傳與此同肆伐猶云力伐蓋
謂奮力以伐大商耳若爲速意則書武成云戊午師于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備極好整好暇之意風
俗通皇霸引詩肆作襲襲是掩取更非聖人堂堂正正
之軍矣文選西京賦北闕甲第辥注甲言第一也傳以

會爲甲亦以甲爲一會朝猶云一朝傳不崇朝三字卽
承甲也句說下定本謂爲甲兵王肅正義謂爲甲子恐
均非毛旨惠氏棟曰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
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
甲朝段氏玉裁曰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
會日之首曰甲二者猶之爲居首之稱貨殖傳蓋一州
漢書作甲一州此二說足暢毛旨矣

度之薨薨

傳度居也箋度猶投也釋文度待洛反韓詩云塡也薨
呼宏反爾雅云眾也王云亟疾也鏑案古音不分四聲

度與投與塡皆係同聲鄭韓二家均以音聲爲詁訓爾雅釋言宅居也書禹貢四隩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四隩既居三危既宅作三危既度舜典五流有宅五帝紀作五流有度呂刑何度非及周本紀作何居非其宜周禮縫人注書曰度西疏漢書韋元成傳命我度之注俱云度亦居也蓋宅與居同義度與宅同義度與居亦同義故傳以度爲居惟釋文義箋說爲長蓋謂築牆以虆所盛之土投諸版中也正義申毛謂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義終未安周南螽斯薨薨兮傳云眾多也用爾雅意此傳箋俱無文當同周南王

云亟疾非毛旨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皋門此皋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竊案正義申毛之說是也大王之時自作郭門正門後周有天下即遵其制而名爲皋門應門古公時竝

未有皋應之名也商代門制未聞其時天子諸侯必有等級古公之立二門自依諸侯之制斷無上借天子之理然執此以衡周制則不然書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惟天子有應門襄十七年左氏傳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正義以澤門爲皋門然杜注云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其非皋門也可知家語云衞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是衞有庫門也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蓋成王厚待周公使其庫門得如天子皋門之制雉門得如天子應門之制若謂皋應爲諸侯之門庫雉爲天子之門則禮當云

皋門天子庫門應門天子雉門矣箋說之誤顯然可見臧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皋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此說甚允玉篇引詩伉作閌係韓詩文選西都賦注將將作鏘鏘疑是三家詩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傳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脤宜社之肉

正義申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錦案爾雅釋詁禮記內則冢子則大牢注左氏閔二年傳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注均云冢大也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冢土卽大社毛說是也大王時自立社後因之爲大社故傳云矣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正義以諸侯言冢土恐非朱氏集傳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此足申明傳義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

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趨也
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所以爲薪至祭
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
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
事謂相助積薪正義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
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
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
積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
竊案詩意蓋以薪槱棫樸喻文王之用賢以任大事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次章奉璋祀事也三章六師戎事也

首章先言得人以任官下乃次第言之且玩首章並無
祭祀辭意傳義爲長孫本述毛此去傳從箋誤矣歐陽
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絕簡莫見其得失其首
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逆然毛得而鄭失也
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
豫所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能
之詩人必不以此爲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蒙於二章
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
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述首章言之詩人言芃芃
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矣茂

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李氏樗曰樸枹木也棫小木也以至小之木枹然叢生猶可以爲薪槱積之則天下無不可用之材以譬天下無不可用之才在人君之所以官之如何耳惟文王之能官人如此故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臣皆趨而從事無不得其宜也范氏處義曰棫雖小木而用之爲薪以供烹飪用之爲槱以供燔燎以喻王用人小材無所遺也辟君也文王濟濟有君之威儀率之於上所以左右之臣皆趨其事而事無不集也此章言文王之能器使人材也諸說均依毛義是也

左右奉璋

傳半圭曰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駮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峩峩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卽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竊案爾雅釋訓峩峩祭也舍人云

峩峩奉璋之貌與下句文合以此奉璋爲諸臣助祭自是的解君瓚用圭后及臣之瓚用璋璋乃半圭卽陽全陰半之義周禮攷工記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孔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是璋瓚可名爲璋王肅之說本非王基駁之是也康成祇言祭祀之禮不言廟正義申之云以言祼則廟可知是指祭宗廟而言也春秋繁露四祭篇云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孔氏廣森曰此薪櫄卽周官櫄燎之祭先郊後伐者出師之類祭也此與毛鄭孔三家之義均有未合其說非也

六師及之

傳天子六軍箋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論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鎬案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常武整我六師箋均以六軍釋之此獨有異者自是以文王未爲天子之故不知此是追美之詞若如鄭意則周王何以稱焉孔穎達曰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

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邪此說謬甚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殷王未滅文雖沒竟以王稱不已有二王乎且首次章何以云辟王卒章何以云我王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傳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正義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

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刻金不爲雕言金曰雕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雕木何稱雕明金亦可爲雕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矣其質如金玉矣鎬案箋說支離破碎傳義爲優廣雅釋言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注均云雕鏤也是雕與鏤通稱金可謂之鏤亦可謂之雕也況追正字本作鎚從金與琢字從玉意義尤合也說苑脩文篇引詩云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云言文質美也意亦用傳義惟追作雕則以傳改經非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傳言上下察也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正義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鎬案中庸引此言君子之道之費此經言大王王季之德之大蓋謂鳶魚皆遂其性卽鳥獸魚鼈咸若之意是紀其事非譬其義故毛不以爲興也正義謂道被飛潛萬物得所是也箋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與下文作人意複沓後來解此者多以爲喻作人之妙與傳疏意無當也

以介景福

傳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介助景大也正義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竊案箋義爲長爾雅釋詁左氏襄七年介爾景福注荀子勸學介爾景福注均云介助也與箋義合毛以介爲大說成以大大福矣於義恐未安

京室之婦

傳京室王室也箋京周地名也正義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竊案曹下泉首章曰周京次章曰京周三章曰京師正義於首章以周室京師釋之此以京師申毛

王室意是也大明曰嬪于京箋以爲周國之地小別名

此云周地名均未實指京爲何地其意以其時周未爲

天子耳然此係追美之詞故上亦云文王之母自以傳

義爲允

惠于宗公

傳宗公宗神也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

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

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

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謂

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

爲宗公者也鎬案正義非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宗廟羣公神焉而實親也聖王以孝治天下則惠宗公乃是治民之本左傳所云是爲瀆事鬼神者言之何得援以爲難乎周追王大王王季祖紺以上至后稷稱公王爲近而公爲遠遠者能惠則近者可知且王即公之子孫天保言先王必先言公以公爲先公即箋義也何謂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乎經傳固無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然與以大臣爲宗公較之其優劣不甚懸殊乎中庸陳其宗器宗器爲宗廟之器此宗公爲宗廟之公文義正同傳義實比箋義爲長歐陽氏修曰惠

于宗公鄭以爲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大姒之德遽云順于大臣便爲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別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此駁鄭義甚允惟本義以惠宗公爲大姒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意欲承接首章末二句却與本章刑于寡妻句窒礙

以御于家邦

傳御迎也箋御治也釋文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正義釋詁云迓迎也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爲馭以御

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横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錫棻爾雅釋詁迓迎也文選幽通賦昔衞叔之御昆兮注御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釋文本又作迓太元親不迓侮注迓御也史記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集解引徐廣迎一作御是迓迎御三字義同箋訓御爲治迎亦有治義蓋傳箋可通也左氏莊十一年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御本或作禦書牧誓弗迓克奔釋文迓馬作禦是御與迓俱通禦爾雅釋言禦禁也與御訓治意近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宮謂辟雝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尙和助祭於廟則尙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雝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釋文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斁厭於豔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正義申毛謂文王之德行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家室之宮其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反

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鏞棻箋於上文宗公釋爲大臣遂於此說到羣臣賢才其實非詩本旨序云文王所以聖也如箋義並不足盡其聖聖主乎德德主乎敬在宮中則由敬流爲和在廟中則以敬將其禮由是居敬以臨民民以安其敬德而無厭倦也傳義如斯本自直截箋易之反入支離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

也烈業假大也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
如此故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
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釋文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
又音賴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巳義肆故今
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鄭讀烈假爲厲瘕說文云厲
疫疾也或作癘瘕病也瑕已釋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
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旣爲絕則
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
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鎬案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
昭二十九年傳作烈山氏楚辭招魂厲而不爽王注厲

烈也是烈厲通也說文瘕女病也从疒叚聲箋意欲與肆戎疾不殄相類然云爲厲假之行者意義未安傳意蓋謂王業之大不期其遠而自遠耳正義以業大不遠爲文辭不次不如毛於不殄傳云不絕之而自絕則不取斷非作不遠解也呂氏祖謙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輔氏廣曰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二說與傳意未合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傳言性與天合也造爲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

有仁義之行而不闇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正義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造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鎬案王說深得毛指卽深合經旨李氏樗曰不聞亦式言事有未之前聞者文王行之亦合於法式不諫亦入言不待諫諍而亦入於善也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天下之士皆化之而好善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范氏處義

曰事雖未嘗聞而自合於法人雖未嘗諫而自入於善文王能作成人材遂致爲成人者皆有其德爲小子者皆進於善二說均依毛義是也箋說太覺支離歐陽氏修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爲仁義不諫何據知爲孝悌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此論眞痛快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斁毛音亦厭也

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鎬案說文斁解也从攴睪聲詩曰服之無斁厭也一曰終也擇柬選也从手睪聲二字雖同聲而義不相假今釋文義傳說爲長古之人即謂文王書無逸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古猶昔也作詩者由文王之後追溯之稱爲古之人於義何妨此蓋從上文有德有造而歎美之曰古之人有如斯

之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如箋說則與上文語意不貫不特破字義亦未優其字徑作擇不云某當作某閒亦有此例如可以樂飢改爲療既匡既敕改爲筐本詩烈假改爲厲之類正義謂此經本有作擇者然觀傳文則傳本之作斁無疑箋本不在傳本之外則箋本經文字亦作斁也呂東萊讀詩記董氏云韓詩作古之人無擇則作擇係韓詩與毛義固無嘗也

卷之十二終